



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德意志文学简史

〔德〕海因茨·史腊斐 著 胡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65539

1516.09
08



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德意志文学简史

〔德〕海因茨·史腊斐 著 胡蔚 译

1516.09
08



北航

C1674144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76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文学简史/(德)史腊斐(Schlaffer, H.)著;胡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博雅文学译丛)

ISBN 978-7-301-22956-9

I. ①德… II. ①史…②胡… III. ①文学史—德国 IV. ①I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958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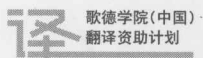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Heinz Schlaffer

Title: 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2002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书 名: 德意志文学简史

著作责任者: [德]海因茨·史腊斐(Heinz Schlaffer) 著 胡蔚译

责任编辑: 艾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956-9/I·26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5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早在 1959 年,几位中国日耳曼学者便在冯至先生的带领下,集体编写了一部《德国文学简史》。我无意用这本小书与中国同行一较高下,也不打算对起源于 10 世纪、发展到今天的德国文学,以时间为序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抱有这种阅读期待的读者,必定会失望,因为在这本小书里,连格里美尔斯豪森、克莱斯特或黑贝尔这样重量级的作家都几乎没有提到,而被提及的少数作家也未获得应有的篇幅。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本没有作家名字的文学史,甚至也不强调文学史分期的命名。本书呈现的是德国文学史隐秘的深层结构,由此可以发现德国文学史之所以奇特和具有个性的原因。本书试图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条件和精神力量的来源,它们最初阻碍、随后促进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德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中世纪晚期到 18 世纪中期,与同时期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文学相比籍籍无名、无足轻重。当时之所以没有出现可与其他欧洲民族文学媲美的德语作品,要归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德语命运多舛,在中世纪学者那里受到拉丁语的排挤,在近代早期则被法语取代;其次是因为在宗教分裂的德意志社会中,宗教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

德语文学史上有过两次世界级高峰的出现,本书将它们放在特殊的历史前提下来考察:18 世纪晚期,德意志文学第一次异军

突起,成为欧洲文坛领袖,这次崛起与莱辛、赫尔德、歌德和席勒的名字联在一起;德意志文学第二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在 20 世纪初,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读者依然在阅读那个时期的作家里尔克、卡夫卡、施尼茨勒、斯蒂芬·茨威格和托马斯·曼。

中国读者接触德国文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你们最先阅读的是席勒与歌德的作品,从几十年前开始,20 世纪作家也进入了你们的视野。最近几年,《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ße*)年鉴和张玉书教授的著作《我与〈文学之路〉》(*Mein Weg zur< Literaturstraße >*)向德国日耳曼学者介绍和展示了中国同行的工作,这让我对本书在中国的命运充满信心,它将会在中国遇到知音。

海因茨·史腊斐

2013 年 6 月

文化记忆中的德意志文学史(代译序)

2001年,德国学界著名的汉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德意志文学简史》。短短十余年时间,这本书已八次再版,被译成法语、日语等六种语言。一本文学史畅销到如此程度,即便是在热爱阅读的德国也属罕见,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本仅有160页的书问世后,竟如一鸟入林,引发德国学界一场激烈的争论。发表于各大报纸杂志的书评有百余篇之多,评论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热烈褒奖者有之,愤怒抨击者也大有人在。批评一方以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得主、著名的保守主义者马丁·莫泽巴赫(Martin Mosebach)为代表,他严厉指责作者史腊斐为德语文学抹黑,并揣摩对方的心态如同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追求奥黛特而不得的斯万,出于酸葡萄心理而对日耳曼学界出言不逊;另有柏林自由大学德文系教授汉斯-于尔根·兴斯(Hans-Jürgen Schings)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称本书无视学界共识,贬低中世纪文学和巴洛克文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德意志文学档案馆馆长乌尔里希·劳夫(Ulrich Raulff)却为这本书大声叫好:史腊斐就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揭穿了皇帝新衣的谎言,也触碰到了日耳曼学的软肋;波恩大学教授库尔特·维费尔(Kurt Wölfel)同样认为,这是日耳曼学学者触及灵魂的自我审查,事关德意志文学的生存和存在方式,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南德意志报》如此评价这本书的意

义：“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事件，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这句评价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其言外之意何在？

本书作者海因茨·史腊斐(Heinz Schlaffer),1939年生,斯图加特大学德文系荣休教授,德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上世纪68学生运动期间在“红色”的马堡大学任教,曾经是西德出名的左派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既关注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维度,又继承了德国语文学文字考据和审美研究的传统,这在他早期的论著《现实主义中的抒情诗——默里克、多罗斯特和李利恩克龙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1966)、《作为主角的市民——文学矛盾的社会史解决方案》(1973),以及他与夫人哈内洛蕾·史腊斐合著的《审美历史主义研究》(1975)中便已经非常醒目,而在晚近更为成熟的著作《文学与知识:美学的形成和语文学认识的产生》(2005)、《解缚了的文字:尼采的风格及影响》(2007)、《神灵之语——诗歌的目的和手段》(2012)中,依然保留了文学社会学的视角,以及对于文本体贴入微的审美体悟,同时更在宏观历史层面上关心审美结构的形成、文学知识的产生和传承。史腊斐细致的文学感受能力,多年治学养成的睿敏眼光,幽默机智、毫无学究气的文字,以及尖锐大胆、富有洞见的论断,使他的学术论述往往特立独行、不拘一格,呈现出一种生气勃勃、元气淋漓之象。他的书往往一出版便成为评论界和读者瞩目的对象。继柏林国家艺术学院2008年授予他亨利希·曼散文奖之后,2012年德意志语言文学院再度将代表德语文学评论最高水准的默尔克文学评论奖授予他,授奖词称其为“罕有的语文学家与文学评论家双位一体,严谨与犀利的统一”。

述当代德国人的文学记忆,厘清德意志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勾勒出德意志文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史腊斐想要描摹的是一幅凸显德意志文学史精神气韵的写意画。

文学史的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不能等闲视之”^①。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及史家著述,称记注之书“体有一定”,撰述之书“例不拘常”,前者“言必有据”,后者讲究“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在具体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协调史料和史论的关系,是对于史家学问与功力的考量。文学史家既要避免写成《录鬼簿》,以记录作家生平八卦为趣,也不能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

在史氏的这幅德意志文学史写意图中,篇幅最大、浓墨重彩的是1800年前后的古典—浪漫时期,这是德意志文学的黄金时代,以歌德、席勒的魏玛古典文学与施莱格尔兄弟等浪漫派诸君为主角。而1750年前的德意志文学——从中世纪、巴洛克直至启蒙运动早期——被归入“失败的开端”,因为作者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漫长,却没有形成德意志文学传统:中古德语文学早已被人遗忘,只是依靠日耳曼学学者自19世纪以来的考古研究而存在;德意志作为欧洲迟到的民族,直到1750年以后才出现莱辛这样的世界级作家。浪漫派之后的19世纪不过是前一个巅峰时刻在世俗社会的回音。1900年前后登场的是斯·格奥尔格、托马斯·曼、霍夫曼

① 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期,第114页。

斯塔尔和卡夫卡等德语经典现代派作家,他们的出现代表德意志古典浪漫时期唯美传统的复兴,只不过,彼时尚可以允诺文学不朽,而此刻必须承认世界崩塌的必然、语言的无力。1950年后的德语文学除了陈陈相因的政治布道,着实乏善可陈,而且因为年代太近,尚未进入“文学记忆”。

种种“离经叛道”的论断,无怪乎招来非议,尤其是日耳曼学界的同行更是反应激烈,因为动了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人甚至愤怒到口不择言。然而,只要抛开门户之见,就会发现史腊斐绝非某些人口中的颀颀之徒,正是凭借对史实的熟稔和通透的认识,他有能力在德意志文学的历史中腾挪跳跃、身手敏捷地破除陈见,做到“通百家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腊斐似乎事先预料到误读的不可避免,他在全书末章以“文学的历史”为题阐明其文学史观,概括来说有两条:第一,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留存于后世记忆中的文学经典;第二,审美原则虽然主观,却依然是决定文学经典的标准,而本书便是“在德意志历史的全景中呈现审美实践竞争和创新”。

要为“德意志文学史”写意,离不开对于德国文学民族性的追问,也就是说除了德语之外,是否存在某种“德意志性”,可以将德意志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区分开来。二战后,由于某种政治正确性的约束,“德意志民族性”问题成为整个德国社会的禁区。外国学者尚能心无芥蒂,德国学界却对这个敏感问题避而不谈,或者只有在顾左右而言他时,才能曲折地诉说自我。而史腊斐百无禁忌,开篇就以“德意志”为题,点出决定德意志文学本质的是“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德意志古典—浪漫文学的繁荣是马丁·路德宗

教改革的成果,带有鲜明的新教文化烙印,与基督教神秘主义和虔敬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基督教为启蒙以后的德意志文学带来了新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不朽的观念,也形成了它深沉思辨、真挚善感的特征,德意志作家一旦远离宗教的智慧与力量,就只能陷入从其他民族借来的形式主义,丧失自身的特色和生命力;在世纪之交第二次德意志文学高峰的现代主义阶段中,文学版图发生了地理位移,新教地区的作家逐渐丧失影响力,南德地区和奥地利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占据了文坛的主导,慕尼黑和维也纳成了新的文学中心。德意志文学史上两次高峰的出现都有着相似的外在条件:即原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文学审美自律成为文坛共识,以及整个市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虔诚。史腊斐虽然强调了基督教文化对于德意志文学的决定性影响,却自诩为“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他的立场是:“我们可以为果实欢呼,却不必对树根顶礼膜拜。”

史腊斐在德国评论界有“文体家”的美誉,笔下气象峥嵘、文字潇洒俊秀,读来仿佛一位高明的导游,引领读者在德意志文学的历史中逡巡。译者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希望能传递原文神采之一二。若有不当不及之处,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有关翻译之事,尚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原书一气呵成,旁征博引,信息量非常密集,原本无一处注释,因此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国内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要,译者择取较为冷僻的人物和概念,在脚注里做出简要解释,注释主要依据德文版《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单卷本》(*Der große Brockhaus in einem Band*, 2003)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999)。

书名原题为“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作者颇有一番用意，译者翻译时也颇费思量。首先，现代德语中的“deutsch”可解作“德语的”、“德国的”、“德意志的”，之所以译为“德意志的”，是因为作者意欲对德意志文学的民族性做出描述。由于不包括翻译为德语的外国文学，所以有别于“德语文学”；又由于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德国自1918年起才存在，本书讨论的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民族概念，也包括今日行政区划中归于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等国的文学。其次，因为原书的题目中有一个定冠词“die”，形容词“短”（kurz）便不仅是对本书体例行文简洁、言简意赅的描述，也是作者对留存于今人文化记忆中的德意志文学史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这是一段“短暂”却不“简单”的文学史。

胡 蔚

于2013年立秋日

目 录

中文版序	1
文化记忆中的德意志文学史(代译序)	1
引 言 德意志	1
第一章 失败的开端	17
第一节 被遗忘的中世纪	17
第二节 迟到的近代	30
第二章 功业始成:18 世纪	49
第一节 牧师之子——缪斯之子	49
第二节 新的语言	68
第三节 文学不朽	85
第三章 发展、复兴和终结	104
第一节 发展:19 世纪	104
第二节 复兴和终结:20 世纪	123
结 语 文学的历史	142

引言 德意志

对于汉学系、希腊语系、罗曼语系还有英文系的德国学生来说,将选择专业的原因归结为对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的热爱,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德文系的学生则不然,他们往往会断然否认自己对德国往昔与历史的热爱。德国人若想在道德和政治上获得无懈可击的清白名声,就不能对德意志文化发表爱的宣言,至少不能开诚布公地广而告之。在中学里,德语课老师便会灌输给大家两个貌似悖论的观点:第一,所谓的德意志从未存在过(那些有关民族性的观点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二,德意志只能是祸害(如果的确曾经有过所谓德意志的东西,也许至今依然存在,或许将来甚至还会再次出现的话)。这两大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所有公共言论的护身符。

以研究德意志文化为业的人必须无所顾忌,或者对研究对象持批判眼光。谁若正好以德语为母语,又因为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而对德语文学较为精通,或是作为作家,顺理成章地用德语进行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允许他以无法选择出生地或是选择专业时的鲁莽为理由,表示歉意。哈罗德·哈同^①将莱纳·马尔可

① 哈罗德·哈同(Harald Hartung, 1932—),当代德国作家、德语文学教授、文学评论家。(脚注皆为译注,下不一一标出。)

夫斯基^①的一首诗选入他主编的 20 世纪德语诗歌集《世纪记忆》(Jahrhundertgedächtnis, 1998),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纲领性, 是因为它将不堪重负的记忆(Gedächtnis)从历史回忆(Erinnerung)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能够决定记忆的只有出生地的偶然和幼年时的牙牙学语:

我第一次伸出手, 触碰到的一切, 都有个德语名字。

我的爱国心, 附着在一群字母组合上。

回忆那物与词碰撞发出的声响。

我就是我的记忆。

不多。不少。——还能是什么?

仅此而已? 别无二致? 到了 20 世纪末, 记忆不再延伸到历史深处。马尔可夫斯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德意志民族感唯一可依附的对象是德语语言。这些品性纯良的德国人费尽心思想让大家明白的只是: 我们更愿与德意志撇清关系, 做个汉堡人或是巴伐利亚人要比做个德国人自在得多。至于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德语, 仅仅是语言交际的工具。

如果有所谓德意志存在的话, 它也只能是个祸害, 据说第三帝国的罪恶便根源于此。尽管纳粹党 1933 年上台, 1945 年就土崩瓦解, 但见微知著, 没有风怎能起浪? 人们将整个德国历史从头到尾上下打量, 是哪里出现了萌芽, 是什么导致德国走向了万劫难

① 莱纳·马尔可夫斯基(Rainer Malkowski, 1939—2003), 当代德国诗人。

复、犯下滔天大罪的第三帝国？纳粹主义什么时候露出了苗头？是1918年后出现的民兵自由军^①？是1900年前后发生的排犹主义？是在拜罗伊特圈里^②？是对德意志民族性及其浪漫主义起源的神化？是启蒙运动向虔敬派内向性（Innerlichkeit）的转变？还是在德意志农民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是恩斯特·容格尔^③？是理查德·瓦格纳？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④？是赫尔德还是路德？对于将德国的特殊道路，或者说是错误的道路，到德意志历史中追根溯源的做法，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许多理由。争论良久，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否有意为之，德意志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思潮不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身，不是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后辈几乎没有人

-
- ① 民兵自由军（Freikorp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跃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反政府自由军，其成员主要为一战老兵，主要针对犹太人、左翼政党和工人运动成员实施恐怖暗杀活动。
- ② 拜罗伊特圈（Bayreuther Kreis），以理查德·瓦格纳遗孀科西玛为中心的文化精英圈，活动中心位于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寓所瓦恩弗里德别墅，其成员包括作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等，与希特勒关系密切，为排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理论基础。
- ③ 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作家、昆虫学家，曾以军官身份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作品多以战争为主题，因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争议。
- ④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反拿破仑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其政论和诗歌富有追求自由、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有排犹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所著《祖国歌》1873年为王韬所译，一般认为是第一首汉译德语诗歌。

愿意在德意志特殊道路中寻找自我认同和存在前提。

《背井离乡》(*Fluchten vor dem Vaterland*)是瓦根巴赫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列举了德国历史上一系列持不同政见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对德意志身份的抗议,其中包括异议人士、受迫害者、遭放逐者、真正的流亡者和“内心”流亡者,也不乏去国外旅行、住着度假屋的人,他们以较为轻松愉快的方式“流亡”,还因为抗议德意志身份而拥有了英雄主义的光环。渴望远离同胞是德国人的优良传统,托马斯·曼将这种现象称为“德国人的自我厌恶”。在18世纪,就有外国人观察发现,德国人在异国偶遇乡亲,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窘迫,而人家英国佬就很乐意与同胞交往。与之相应的是,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崇拜让人诧异:17世纪他们热衷于效仿古罗马人和法国人,18世纪轮到古希腊文明和英国文化在德国大行其道——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德意志文化遥不可及的榜样。出于到异文化中寻找归宿的古怪愿望,在1800年前后,德意志人成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献,研究怎样理解外语文本的诠释学成了一门学问。(到了19和20世纪,德国人又将自我浪漫化,沉迷于种种神化本民族的论调思潮,于是即便在自己国家里,也觉得生活在别处了。)

日耳曼学学者以及他们编写的德国文学史,与第三帝国及其前后历史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他们将这层关系掩藏在方法论讨论之后,从而避免涉及德意志文学是否体现了民族性的话题。这个秘而不宣的问题其实一直以隐秘的方式存在,对于因政治原因而遭受驱逐者以及他们的作品,从德国雅各宾派到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学界一直予以特殊的

关注和同情。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德语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众所瞩目的价值转向,几乎得到了一致响应。典型“德意志”风格的作家受到冷落,德意志特征不明显的作家开始走红:默里克^①逊色于海涅,施蒂弗特^②比不上冯塔纳^③,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学界流行。因此,迫切需要对德意志文学的典型特征作出明晰定义,至少是明确非德意志的特征。可是人们无法开诚布公地下定义,因为有些犹豫不定的是,在指出德意志民族性之弊端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肯定它的美德。这就有可能导致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以致出现沙文主义的苗头。

那么,德意志文学有自己的历史吗?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便可以找到某些答案,也会引来人们对民族主义将会故态复萌的担忧。这个问题的提出,让人怀疑是为了证明日耳曼学学科史的悲惨命运,而并不是真的为了打开德国文学史的大门。今天,人们闭口不提德国文学和艺术中的“德意志性”,因为普遍认为所谓“德意志性”是接受和阐释的产物。这一方法论的转变使得人们在撰写德国艺术史和文学史时,无须深究其中的“德意志性”。对

① 默里克(Eduard Mörike, 1804—1875),德国毕德迈耶流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艺术家小说《画家诺尔顿》、《诗集》等。他的抒情诗富有音乐性,多首被舒曼、勃拉姆斯谱曲,广为传唱。

② 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 1805—1868),奥地利 19 世纪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晚夏》、中短篇小说集《彩石集》等。

③ 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德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擅长长篇小说创作,多以德国市民阶层家庭为题材,代表作有《艾菲·布里斯特》、《迷惘与混乱》、《燕妮·特莱贝尔太太》等。